



【岁月悠悠】

文 杨月琴

50多年前,丈夫下乡伤残病退回沪。我在兰州棉纺厂工作,为了照顾瘫痪的老公,我向单位提出申请,要求调回上海工作。

我所在的“兰棉”厂有好几千职工,姑娘居多,当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姑娘结婚成家后,分居两地的状况表现突出。申请调动工作的就越来越多,我能在这众多的申请者中率先办成吗?心里没底。申请程序是,首先向车间工程的党支部书记兼工段长老马提出,他掌握着第一关“放行权”,然后是车间主任这一关,最后一关是劳资处。

马书记很同情我的处境。他是河北唐山人,20世纪50年代,他独自一人离家到兰州谋生。兰州是新兴工业城市,到处都在破土建厂。马书记那时候年轻力壮,很快被招工进“兰棉”筹建处工作。厂建成了,他便留了下来。成了“开厂元勋”。他们这一拨人中不少人担任了厂和车间的领导,老马由于文化水平不高,安排他当了工段长,但也管着三、四百号人。他在兰州挣钱养家,妻子在唐山老家耕种农田,抚育儿女,服侍老人。1976年7月28日,唐山大地震爆发,使马书记家房塌屋倒。老家的六口人压死四口,遇难的是他的父母



【万家灯火】

文 连俊

儿子刚开始上班的时候,他的工作需要满世界的跑。当时地铁线路少,主要挤公交车。所以每天下班回来,累得筋疲力尽。由此,他萌生了买一辆私家车的念头。他的想法一经说出,就遭到我和老伴的一致反对。理由很简单,我家没有买车的闲钱。在我的观念中,私家车是有钱人家的事,跟我们没关系。再则,听有车一族的人说,一辆私家车一年的“养车费”不下两万,包括各类税、险费,汽油费,停车费,洗车费等。用这笔“养车费”去乘出租车,一年根本用不了。自己开车,不是光买一辆车,还得去考驾照,拍牌照。上路以后,要熟悉路况,养精蓄力,戒酒戒躁,上路开车,一点都马虎不得。现在上下班已经很累了,再开车上下班不是累上加累吗?“打的”多轻松,坐一躺,车就来,车一到,车门一拉,里面一坐,不费神不费力,只要开口说一声去那里,出租车驾驶员就安全地把你送到目的地。不费心,不惹祸,多省心,疲劳了,还能打个瞌睡。听人劝,吃饱饭,经大家这么一说,儿子当时打消了买车的念头。

儿子再次萌发买车念头是在我们搬家以



【心花一束】

文 张希纯

俗话说:父母在,子女永远是孩子。我,深以为然!鄙人自退休以来,逢年过节,亲人诞日、忌日,尤其是母亲节、父亲节,思念之情总会油然而生,且一年比一年更浓烈。

1964年,12岁的我,忽地成了“没爹的孩子”。52年后的2016年11月23日,母亲在寓所仙逝,102岁的她去和我的爹爹在天堂团圆了。而做了64年孩儿的那个“我”,一时间,竟然不知所措:我也成了无父无母的“孤儿”了?真是戚戚然,惶惶然。

我的老家无锡称孩子为“老小”。老人与小孩有时确实极象,比如此刻的我,心中呼着“爹爹姆妈”,又似乎听到他们的应答声,仿佛又回到了几时的美妙时光。精神上,心理上冒出的稚气,竟与当下我那孙儿无异!

常常想起马书记

及一双儿女。劫后余生的妻子脊柱骨折,中枢神经损伤,成了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截瘫病人。躲过一劫的是外出不在家的小儿子。马书记回家处理好后事,就把妻子和小儿子带回兰州。推己及人,我的请调报告一交上去,他马上呈报厂劳资处。

请调报告报上去半年多,音信全无,照理说,这点时间不算长,但我却有点等不及。关心我的同事们纷纷劝道:还是快“烧烧香”通通关节吧,现如今求人办事哪能不花销人情开支?想到千里之外伤残的丈夫正翘首以待等我回去。我决定拉下面子去“通路子”。但我只是个一线生产工人,平时来往皆“白丁”,根本不认识工段长级别以上的领导,送礼都摸不着门。于是,我又想到了马书记,他与厂里各级干部都熟,由他替我去催办,肯定事半功倍。

马书记家离我们宿舍不远,我常去,很随意。去了与师傅谈谈工段里的情况,跟师母聊聊天家常。但这次去,我却有点犹豫不决,目的性太明确,功利性太强,有点难为师傅。师傅平时喜欢喝几口,我便托人到西安去买了两瓶西凤酒,作为托央之礼。随后,拣师傅心情较好的一天,怀着忐忑的心情登门去了。师傅见我提酒上门,以为我要与他喝酒排遣,很是诧异,明白我的来意后极其难受。他痛心疾首

儿子换新车了

后。新家在市郊结合部,中环以外,前没有轻轨,后没有地铁,仅有的2条公交线路也离家较远。平时,连出租车都很少主动进来。黑车有,车费贵,且没有安全保障。但有的时候时间来不及了,只能乘黑车,有的时候甚至硬着头皮乘拉客摩托车。但这还不是他一定要买车的原因,强化他要买车的念头是我的几次叫车遭遇。我行动不便,由轮椅车代步,如果遇到什么紧急事,重要事一定要外出,全家人去马路边帮我扬招出租车。大多数司机视而不见,扬长而去。还有一件事一直萦绕在他心头,可以说,是他的夙愿。在他小的时候,我家要有个什么串亲眷,访朋友的事,都是妻子带着他去的。我跟他他说,你全权代表爸爸去。初时,儿子为自己能代表爸爸很高兴,觉得自己长大了,得到了爸爸的信任。据儿童心理学家分析,六,七岁的小孩具有这样一个年龄特点。他们希望自己长大,自己能干。遇到如意的事情,愿意与成人合作合作。然而,儿子参加我弟弟的婚礼回来后,竟一个人躲在门后抽泣起来,我以为谁欺负他了,便问他为什么哭,他突然跑过来一头扑在我身上大哭起来,边哭边说:“等我长大了,一定去买一辆小轿车,到什么地方我们都一起去。”

父亲节杂谈

求学始至退休前,填表不少。大多数可入档的表格,有一项是必填的——籍贯。为何填了出生地(有些表中有这一栏)还要填籍贯?通俗说,要你回答的是,你是从哪里来的?这比姓什么重要多了。现在姓氏已似乎不是传宗的标志了,从母姓或由着性子改姓并不稀奇,比如有位邻家小孩就叫“陈杨欢喜”,把父姓“陈”和母亲“杨”叠合成复姓“陈杨”。而改籍贯则从没听说过。是啊,你的祖上来自哪儿,不是随意能改动的,许多宗族都有族谱,记载得明明白白。

籍贯为何从父不从母?脑海中冒出这个问题,恐让人笑掉大牙——这还用问?中国远古时代从母系社会进化到父系社会后就确立了“父权”的家庭地位,进而确立了男性统治封建王朝的“皇权”。无论平民还是皇家,籍贯出娘胎就打上印记了,是改不掉的。除非别有用心者,为了攀龙附凤,硬是把自家的籍贯改成某望族的籍贯,沾点“贵族气”,以此抬高身价。

地握着我的手说:“小杨,你怎么也做这种违心事?你让别人在背后戳我的脊梁骨吗?”看到师傅如此义愤,我自惭形秽。过了一会他又说:“这样吧,酒留下,酒钱拿去,回去后安心工作,耐心等待,调动的事,由我来替你操办”。我如遇亲人,痛哭失声。

马书记厚道人,答应的事放在心上。没多久,便了解到我的请调报告搁浅在车间主任施老头那儿。我们的车间很大,要求调动人很多。我进厂10年,几乎年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。施主任把我当作车间的“主力队员”,舍不得放。马书记与施主任是当初睡在一个工棚里的上下铺的“赤膊兄弟”,无话不说。当马书记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后,便提着酒直奔施主任家。酒足饭饱后,马师傅便提出我的请调问题,并请施主任体谅我的家庭困难。他说:“老施啊!你看不见我天天伺候你弟妹的苦楚吗?瘫痪在床的病人一刻也离不开家人照料啊!小杨再能干再先进,咱也不能留啊!”

马书记还向施主任表示,小杨走了,少了生产能手,我再为你培养。施主任听了马书记这番话,不再犹豫,当即表示签字放人。时隔不久,厂劳资处的批文下来了,同意我调回上海。

转瞬之间四十多年过去了,马书记令我永生不忘,不知他老人家还健在吗?

为了实现儿子的一个夙愿,为了我们父子俩出门方便,我们举全家之力,付了首付,拍了牌照,买了一辆价钱比较便宜的国产车。儿子买车后,全家真的“到什么地方我们都一起去”了。就在他买车后不久的一个国庆节,妹妹家重新装修了住房,搬进新居后要“暖灶、暖房”,就得办乔迁喜酒啊。我们家是个大家庭,人丁兴旺,四世同堂。以前遇到这种团聚,我是没法去的,妹妹住在市中心,我却远在中环外,几十公里的距离,我无法逾越。现在好了,车就停在家门口,儿子背我到座位,轮椅放在后备箱,车子一发动,全家就“一起去”了。车子载我融入大家庭,在充满温馨的家宴上,我尽享天伦之乐,饭后拍了“全家福”。在回家的路上,我心中默默念道:有车真好,它扩大了我活动的范围,缩短了我与亲人间的距离。

前不久,儿子闷声不响地置换了车辆。乌枪换炮了,换成一辆世界名牌的轿车了。想想以前,买一辆价钱最便宜的的国产小排量轿车,还得举全家之力,还要分期付款。现在一次性付款就置换了一辆“豪车”,眉头都不皱一下。儿子从小康迈入中产阶层了,为父我的心里美美的。

【寄情山水】

游“半月里”

文 赵德威



实话实说,自己对于中国少数民族畲族的“畲”字一直不知道怎么读,直到前不久去闽东霞浦参观了一个名叫“半月里”的畲族村,才算真正认识了“畲”字(读she)。这个畲族村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,也是目前我国保存畲族历史文化遗产最为完整的古村落。

“半月里”畲族村位于福建省霞浦县溪南镇,是一个300余名畲族人聚居的村庄。整个古村背靠弥勒山山麓,状如一轮弯月,故名“半月里”。“半月里”村环境古朴静谧,山清水秀,林壑幽深,迄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,村民大多姓雷。据导游介绍,“半月里”在清朝初年,以雷志茂为先祖的雷氏家族,由福安迁来此地。起初以农耕为生,业余亦读书习武。先祖的后代六世孙雷世儒,传承读书习武的家风,考取了清朝武举人。他不但武艺高强,且善于经商,曾带领许多村民在福建、广东、台湾等地贩运茶叶、布匹、大米、糖等物资,积累起雄厚的资金,使雷氏家族进入了鼎盛时期。目前村中留下的古建筑雷世儒大厝、雷氏宗祠、龙溪宫均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步入“半月里”,首先见到的是村口那棵大榕树,那真是盘龙虬曲,枝繁叶茂,遮天蔽日,这棵老榕树也有着几百年历史。走在碎石铺就的古村巷子里,恍如穿越回300年前的岁月。这里的建筑大都沿着山形,从最高处层层往下排列,基本上由青砖和鹅卵石砌成。所以导游说“半月里”的建筑布局,像极了古装片中的场景。如雷世儒大厝是清道光年间修建的,有大小房间38间,柱子126根,占地1300平方米。内部雕梁画栋,气势非凡,是闽东地区重要的畲族文物古迹。举人府也是道光年间建的,内存文物颇丰,其围墙顶端高出的小阁子,是当时用于点灯的灯罩,不怕风吹雨打。龙溪宫是清雍正八年建的,由大门、戏台、众厅、神厅、神龛等构成,其建造工艺繁琐细腻。据说每到正月十五和七月十五,抬轿、游神、唱戏就在这里举行,热闹非凡。

“半月里”的最高处建筑现在是畲族民间博物馆,展示了这个村落从起源至今的发展历史。面积不到100平米的3层房间摆放着几百件畲族文物,馆内收集了约一千余件展品,涉及畲族先民生产、生活、风土人情的历史文物,如做工细致的畲族花斗笠、古青花瓶、碗、凤冠、头簪等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青铜“龙头杖”,这是当时村里族长权力的象征。小姐闺房陈设也颇具畲族元素,雕花大床、青色蚊帐;在通风处悬挂的盘子是当年的简易“冰箱”,把吃剩余下的食物放在那里可以保存几天……畲族先民的智慧可窥一斑。

总之,“半月里”村犹如一座畲族大观园,浓缩着福建畲族的生存历史。在这里几乎人人都是文化遗产的“传承人,村里的妇女不少都梳着畲族凤凰头,听说凤凰头是姑娘结婚之后才可以盘的。这里还有一个摄影“网红”景点,晨曦中一个老农牵着牛走过榕树下,晨曦是放的烟雾冒充,以假乱真……

离开“半月里”时,不由让人感慨:百年时光匆匆逝,青砖老屋历风霜,人生如梦当自醒,不枉世界走一趟!